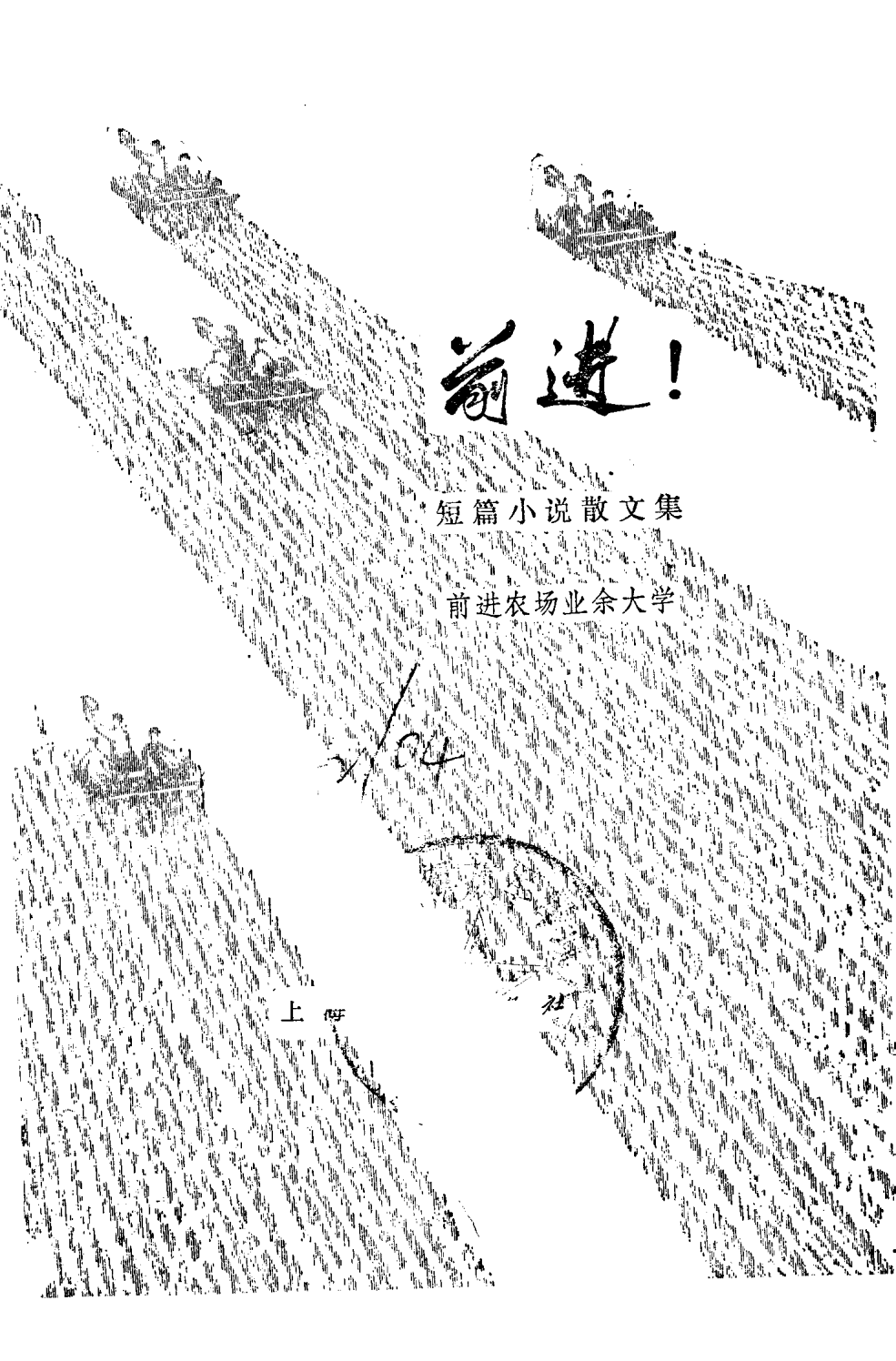


前进！

短篇小说散文集





前进!

短篇小说散文集

前进农场业余大学

上海

社

前 进!

短篇小说散文集

前进农场业余大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 插页 4 字数 138,000

1975年9月第1版 1975年9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171·497 定价: 0.42元

前进！

〔代序〕

前进吧！——这是多么好啊。这才是生活呢。

——列宁

同志，当你打开手中这本名为《前进！》的短篇小说、散文集时，你定会在脑海里闪现出各种对前进的遐想。从皑皑白雪的珍宝岛上到郁郁葱葱的五指山下，从井架林立的大庆油田到梯田层层的大寨山村，从珠穆朗玛峰的峰顶到长江口的明珠——崇明岛，到处都能听到我们伟大祖国前进的脚步声。工农兵学商、东西南北中，亿万人民步调一致，朝着一个方向，在社会主义大道上阔步前进！这步伐是那样地豪迈有力，它踏碎旧世界，踢开一切绊脚石。

可是，你可曾留意过前进步伐中的一个脚印？可曾留意过奔腾长河中的一朵朵浪花？正是这无数的脚印，踏遍千山万水、云岭冰川，踩出了前进的大路；正是这无数朵浪花，清澈透亮，向阳飞溅，汇聚成不息的巨流。这本集子要告诉你的，也正是这样一朵小浪花。尽管她很小，却正朝着前进的方向跃起，汇向时代的海洋。她是一朵反映社会

主义国营农场的小浪花。

社会主义国营农场正在大踏步前进，农场的面貌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广大农垦战士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深入批判林彪和孔孟之道，坚持上山下乡道路，在农场的土地上留下了无数坚实的脚步。《前进！》录下了农场前进的脚步声，为我们描绘了农场战斗生活的几个侧面，为我们塑造了一批具有时代精神、敢于勇往直前的农垦战士的形象。

《前进！》的作者本身也都是农垦战士，他们中间有农业第一线的尖兵，也有农场小工厂的工人，有拖拉机的驾驶员，也有畜牧场的饲养员，还有基层连队的党支部书记和连长。革命的需要使他们战斗在农场的各个岗位，农场的发展又使他们共同参加了农场业余大学的学习；作为业余大学文科短训班的第一批学员，他们创作了这本集子。尽管作者大多是第一次写小说散文，各篇反映的也只是作者生活感受中的某一个镜头，然而这些镜头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过文化大革命洗礼的农场新老战士的精神面貌，使我们看到了农场斗争生活的一些生气勃勃的片断。

《前进！》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一支赞歌。她热情洋溢地歌颂了农场青年在前进道路上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在农场，你随时随地都能看到类似这本集子中的许多年轻主人公那样的青年，他们用自己的汗水浇灌这块土地，在这块土地上降龙伏虎、战天斗地。阳春，播下万亩新禾；盛夏，收获万担金谷；仲秋，喜摘万斤银棉；腊冬，开挖万条新河。正是这些青年“流尽千吨汗，豁出命来干！”给社会主义国营

农场展示出一幅灿烂的前景。

但是社会上总有那么一些人，对农场青年横竖看不惯，左右不称心。就象《海岛芦苇》里面那个出过洋的赵医生，尽管他懂得三国语言，但他却不懂工农兵的语言，不理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深远意义。又象《小刺槐》里面那个埋怨青年“激情有余”的庄仁祥，三年前他不相信青年们能在盐碱地里种出庄稼，三年后他又不相信青年们能在反常的气候下完成三百亩早稻播种计划。他们是一批“带着文化大革命前旧脑瓜的人”。对于这些人，就要象《海岛芦苇》的主人公朱伟康那样，严词驳斥，寸步不让；就要象《小刺槐》的主人公施华那样，“谁扯后腿，咱就和他斗！”农场广大青年前进的步伐是不可阻挡的！上山下乡开辟的道路已经是那样宽广，农场广大青年正满怀信心，继往开来，冲锋向前。我们怎么能不为这样的青年大唱赞歌呢？

《前进！》是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一支赞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了农场的春天，使农场新生事物如雨后春笋，蓬勃成长。晨曦里，你可以看到拖拉机、插秧机在大田里穿梭往返；阳光下，你可以看到新老干部和农垦战士们一起鏖战田头；夜幕中，你可以看到业余大学的灯光和满天星星联成一片。在这本集子里，我们看到的也是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给农场带来的万里春光：为了实现农业机械化，被称为“插秧机同志”的田小奋是那样地刻苦钻研；为了治好农村常见病，赤脚医生洪洁英勇战斗在捍卫毛主席革命卫生路线的哨位上；为了夺取棉花高产，洪梁破除迷信，大胆实践，治好了被资产阶级专家称为“棉花癌症”的落叶病……

其实，社会主义国营农场本身就是个新生事物。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农场，目前在我国农业中的比重还很小，但是她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农场一定能逐步建设成为城乡结合、工农结合、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以及劳武结合的新型企业，办成亦农、亦工、亦学、亦兵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一小撮阶级敌人鼓吹“国营不如集体，集体不如单干”，咒骂“国营农场没有示范作用，只有麻烦作用”，然而农场前进的车轮正滚滚向前，粉碎了这些无耻谰言。这本集子所反映的农场新貌和农场巨变，也正是对这种论调的一个驳斥。

《前进！》又是共产主义理想的一支赞歌。在农场，我们到处可以看到闪耀着共产主义思想火花的新人。这种共产主义的思想火花，集中表现在敢于决裂旧传统，决心扎根农场干一辈子革命；表现在不计报酬，不讲时间，为打农场翻身仗而忘我劳动的献身精神。这些同志懂得：在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三大差别，存在着反映这些差别的资产阶级法权，“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作为一个农垦战士，应该做一名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的促进派。让我们看看《海岛芦苇》中的一段对话吧：

“伟康，难道依靠你们这些人留在农场就能消灭三大差别？”张老师有点惊奇。

“共产主义当然不是少数人的事业，也不是一代两代人的努力就能实现的，不过只要象愚公移山那样一代一代持续努力，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三大差别也一

定能消灭！”

“张老师，……目前城乡差别还存在，农村是比城市艰苦，但即使有人把城市比作乐园，把农村比作荒山，我们也要做荒山的开拓者，决不做花园的享乐人。”

朱伟康和忻一岱的话，代表了广大农垦战士，特别是农场新一代的声音。他们对消灭三大差别需要一代又一代持续努力的理解多么深！目前社会上有些“好心人”规劝农场青年“掂掂自己的份量，想想自己的前途”，企图动摇知识青年立志务农的决心。在这场斗争面前，农场青年说得好：“我们是三大差别的消灭者，明知有差别，偏向差处冲。决不能离开革命利益去掂什么个人的份量，图什么个人的前途。”用《哨位》中洪洁的话说：“要掂份量，就必须把自己放在革命这杆秤上，要说前途，能在赤脚医生这个岗位上战斗一辈子，就是我的前途！”“规劝”不行，那些“好心人”又抛出了“拔根”论调，说什么“农场青年务农，好似水浮莲扎不了根，又象棉花杆年年要拔。”农场青年的回答是：铁了心，扎下根；海岛创业，农场安家。如果要“拔根”的话，倒应该拔掉那些“好心人”头脑里孔孟之道的毒根！

你也许会问：是什么给予了青年们这股前进的动力？我们从《老田叔》《源泉》中可以得到一些启示。老田叔是一个基层连队党支部书记，又是一个老贫农、老农垦战士。在青年们来到农场务农的岁月里，是他，在墨水瓶做的小油灯下带领青年们学习党的基本路线；当阶级敌人兴风作浪时，是他，率领青年们揭开了阶级斗争的盖子；他手把手地教会青

年栽秧挑稻；他处处教育青年不忘艰苦奋斗。《源泉》中的党委书记王坚，既敢于放手地把青年们放到艰苦环境中去锻炼，又十分爱护和珍惜青年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从政治、思想、生活等各方面去关心他们。这都告诉我们，广大知识青年正是从党和人民的哺育中吮吸了前进的力量源泉。正如《小刺槐》中施华受到了表扬时说的：“这是大伙一起斗出来的。离开了党和群众的支持，我能做出什么。”几年来国营农场农、林、牧、副、渔发展起来了，而更可贵的是锻炼出大批“思想上迸发出共产主义火花、心胸里舒展开农场美好远景”的新人。青年的一点一滴进步，都离不开党的培养教育，是党和毛主席给了青年们前进的真正动力。

农场在前进，广大农垦战士在前进。然而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今后的道路更艰巨，路程更长。在前进的航程中，斗争的浪花永远不会消失。我们要继续革命，继续前进，永远战斗在消灭三大差别的前沿阵地。农场的业余作者们是这支前进大军中的宣传员、记录员，他们作为文艺革命队伍中的新兵，也一定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高潮中突飞猛进！

尽管有人怀疑农场的前进步伐，然而农场毕竟是前进了，而且前进的步伐越来越快。老一辈开创的路，青年们一定会走下去，一直走到共产主义。

农垦战士们，迈开更大的步伐，前进！前进！进！

前进农场业余大学

1975年8月

目 录

前进! (代序) 前进农场业余大学 (i)

小刺槐 陈毅然 (1)

海岛芦苇 施芝鸿 (21)

带班 范建生 (40)

农场的主人 孔太和 (58)

哨位 林宁宁 (74)

积粮先锋 胡 正 (93)

新苗 徐忠美 郑天明 (106)

源泉 施芝鸿 (121)

理想的新花 吴克毅 (136)

青春火红 俞镛江 (155)

大堤颂 钱建良 (177)

老田叔 沈 阳 (185)

“农垦兵”海英 董奇志 (194)

春光万里 王承刚 (204)



小 刺 槐

• 陈毅然 •

一

县春耕生产经验交流大会已是最后一天。现在是大会自由发言。时令虽然才过立夏，会场里的热气象已进入盛夏一样。会场左右两条通道挤满了准备发言的代表，如两股人流涌向主席台。

一阵热烈的掌声过后，一个女青年走下台来。她约莫二十来岁，头上一对牛角小辫翘得高高的，圆圆的脸通红通红——大概是因为刚才发言激动的缘故。她名叫施华，是江岛农场先锋一连的农业技术员，不久前又担任了先锋一连副连长。

施华回到自己的座位，正要坐下，见有个人逆着上台发言的人流向外挤，还不停地用手招呼她，便离开座位，随那

人来到会场的边门外。

“施华，你上台发言，怎不跟我通个气？”那人的口气显然是大不满意。

“老庄，你对我刚才的发言有什么意见？”施华看穿了对方的来意，开门见山地把话亮了出来。

“今年你们连还能完成三百亩早稻种植计划？你在大会上嚷出去，台上台下千百双眼睛都望着呢。”

“千百双眼睛望着咱，这是领导和兄弟单位对我们的鼓励，希望我们先锋一连继续打先锋。……”

那人打断了施华的话：“要知道今年连续低温，气候异常，你们连三年前还是重盐碱地，大话莫说早了。”他边说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来，递给施华，“看看吧，这是你们老魏要我带给你的。”

施华展开纸条，那上面写着：

施华：

大会进展如何？早稻育苗，因气温低，出苗率受到影响，三百亩计划恐难完成。望和老庄商量一下补救措施，老庄以前是县农科站副站长，有经验。盼速回！

魏大成

站在施华面前的老庄名叫庄仁祥，一个月前，江岛农场的生产计划组组长调走了，正好县里精简机构，就由庄仁祥顶了缺。

庄仁祥点起一支烟，缕缕烟雾缭绕在他的周围，他缓了

口气说：“没有足够的秧苗，三百亩计划就成了一纸空文。老魏毕竟是老干部，稳重，你们青年人是激情有余啊！”说完朝空中吐出长长的一口烟。

“你不能这样说！”施华一下拉开会场的边门，一股热流夹着声浪冲了出来，把庄仁祥吓了一跳，“难道这千百人都是激情有余吗？大会开得这样热气腾腾，你一点儿也不受感染？”施华的话锋芒毕露。

庄仁祥觉察自己说漏了嘴，急忙掩饰地说：“有激情当然是好事，你们能完成三百亩我也高兴。不过俗话说，高山不是堆的，火车不是推的。眼下你们过不了育秧关……”

“照你的说法，我们的三百亩早稻计划是没法完成了？”

“当然还要采取切实可行的补救措施嘛！我马上就要回农场去，商量商量再决定吧。”庄仁祥把拿在手上的帽子戴好，仰首望了望天上飘移着的阴云，皱皱眉，跨下台阶，向大门外走去。

施华向前冲了几步，猛地喊道：“老庄，希望你多听听群众意见，‘切实可行’的措施可不是压制群众积极性的大锁，不然我们要砸掉这把锁的！”

“小刺槐——”忽然门里边有人朝外喊。施华应了一声，转身又扑进了沸腾的会场。

“小刺槐就是她？”庄仁祥回过头来，望着正奔入会场的施华的背影，象有什么事触痛了他的神经，他不自然地拉了拉帽沿，重又朝外走去。

二

翌日，天朦朦亮，施华赶上了头班汽车出了县城。汽车沿着宽阔平坦的沥青公路平稳地奔驰着，可施华的心却怎么也不能平静。昨天她和庄仁祥的那番争论又浮现在脑海里。庄仁祥为什么认为我们的三百亩早稻计划肯定吹了？老魏为什么也这样悲观？这难道仅仅是同大自然的斗争吗？施华给自己打着一个一个问号，要求自己思考回答。这是她在农场几年中锻炼成的习惯了。

汽车转了一个大弯，施华向车窗外眺望：广阔的田野上回响着出早工的钟声，一队队男女青年扛着锄头走向田头，迎接滔滔麦浪里闪起的第一缕霞光。啊，战友们又开始了一天的战斗！施华不由想起前段时间连里订规划、表决心和这次交流大会的那些感人场面，群众中蕴藏了多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啊！气温低，咱热气高；秧苗缺，咱重新育；谁扯后腿，咱就和他斗！还有河泥……也一定要设法解决。施华又想起交流大会结束时，场里农机厂的老黄师傅鼓励她说：“小施，河泥的事也用不着担心，厂里机动吸泥船快投产支农了，先锋一连什么时候需要，派人来联系就是。”想到这里，施华信心更足了，三百亩早稻不但要完成，还要争取超额！

按往常，施华应该乘到畜牧连下车，从那儿步行回连队只要一刻钟。今天她却提前两站下车，沿河堤走去。为了勘查肥源，她宁愿绕十里路的大圈子。

太阳露出了半张脸，撒下无数条彩练，给大地抹上了一层霞辉。河堤的南坡下栽满了刺槐树，排成整齐的队伍，蜿蜒地伸向远方。刺槐树已长得有杠棒般粗，翠绿色的小嫩叶倔强地从枝头钻了出来，好象反常的低温气候丝毫不妨碍它蓬勃生长。

施华沿堤往东，一对牛角小辫随着它一蹦一跳的脚步上下抖动，棱角分明的小背包熨贴地挎在双肩上，脚下的方口布鞋已经湿透了。她右手握着一根细竹竿，两道机警的目光不停地扫射着前后左右。

突然，施华象发现什么珍奇似的在一条水沟旁站住，灵巧地滑下水沟的斜坡，俯下身把竹竿插进沟里搅动了几圈，顿时水中冒出了一串串水泡。她迅速地拔起沾满沟泥的竹竿，“啊，多肥的沟泥！”她贪婪地闻了又闻，仿佛是一个地质勘探队员发现了祖国地下的石油宝藏，从那乌金般的沟泥中闻到了醇厚的油香。

施华远远地望见连队的廓影了，那高高的水塔象是在向她招手呢。忽然从刺槐林里钻出一个姑娘，边招呼边奔过来，亲热地拉住了施华的手。她是先锋一连的育秧员玉梅。

“施华，可把你盼回来了，大伙儿都等急了。”玉梅故意把头一偏，装作生气的样子。

“看你，比李铁梅大三岁了，还是孩子气。大会不结束，我能回来吗？”两人都“咯咯”地笑了起来。

平时，玉梅和施华打起趣来，准得好长时间闹个不停。今天施华先刹了车，她急需了解连里早稻秧苗的情况。

“玉梅，咱连的秧苗……”

“落谷后正遇上连续低温，出苗率只有百分之六十。”玉梅惭愧地回答，感到自己没有尽到育秧员的责任。

施华性急地说：“马上浸种催芽，重新落谷，季节还来得及。”

“蔡大伯也这么说。可是老魏讲，场部生产计划组要我们改种单季稻。”

“改种单季稻……场部生产计划组……”施华什么都明白了。她猛地把头一甩，两条牛角辫威武地翘起，好象刺槐树枝上两只角形的刺。

“为什么要改种单季稻？”

“我……”玉梅以为要她回答，支吾着不知所措。

“难道这就是‘切实可行’的补救措施？这是倒退，不能同意！”此刻在施华的眼里，站在面前的并不是玉梅，而是场部生产计划组组长庄仁祥。

玉梅比施华小两岁，平时两人形影不离，玉梅什么事都学施华。一次施华买了一册封面上印着金训华像的日记本，玉梅特地跑了十几里路，到镇上买来同样的一册。所以大伙说她俩象亲姐妹。可是话又说回来，两人也有不一样。玉梅遇事总摆弄着两条不长不短的粗辫子，好半天才说上几句。而施华头一甩，辫一竖，一开口就象冲锋枪似的给你一梭子。有一回秧田拔草，有人不按质量，“姐妹俩”都在场，不但那个不按质量的人挨了施华一梭子，连玉梅也挨了一梭。你听施华对玉梅说：“错误的东西在咱眼前，还那么吞吞吐吐的……”说得玉梅眼泪快落下了。不过玉梅也知道

自己的弱处，以后也跟着施华学了。所以现在她多么理解施华的心情，恨不得马上和施华一起去场部生产计划组质问：为什么要我们改种单季稻？

施华又问玉梅：“老魏也同意了？”

“嗯，老魏说场部生产计划组新来的组长有经验，听他的保险。”玉梅学着老魏的语气。

“保险？”施华轻轻地重复着这两个字，琢磨着其中的味儿说：“老魏这个同志，文化大革命中受了些冲击，消极吸取教训，求稳当，怕风险，当保险派，不改过来，准得走老路。”

玉梅听了，着急地说：“这会儿他正带着人往牛车上装早稻种，准备到场部种子仓库换单季稻种呢。”

“换种？不行！”施华拉着玉梅就跑，“快，去把牛车拦住！”那对牛角辫随着她奔跑的脚步摆动着。

三

连队仓库门前停着一架牛车，一头大牯牛默默地站着。四十五、六岁的连队指导员魏大成，正指挥人们将早稻种装上牛车。

车装满了，魏大成给大牯牛套上轭，准备出发。这时，连队的生产顾问、老贫农蔡大伯匆匆赶来，拦住牛车劈头就问：“老魏，你这是干什么？改种单季稻的事咱不能办！”

“大伯你放心，场部生产计划组总比我们想得周全。”

“周全？还不是求保险。连里没讨论，施华回来也不会同意的。”